

武縣志卷之八

藝文^上

原武荒陋之區既無遺文可採舊志所錄稍近屬
雜因卷帙太少僅爲刪去十之二三學宮有元明
碑刻詔諭之文皆所以尊崇

先聖亟爲補入以存前朝之典故而

本朝

聖製訓詔垂敬載簡編傳之萬世其餘或因其人或
因其事要亦擇其言之尤雅者云爾

元成宗加封孔子制

大德十一年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夫子之稱大成至聖實始於有元迄今五百年

矣制詞頒行凡在學宮當並爲勒石然不多鑿
見原武最稱荒僻而此碑獨存向經積水淤泥
沒於土中者數尺爰命夫役掘地出之周環審
視字之漫滅者尙少舊志缺而不載因亟錄之
殘碑斷碣固採輯者所不可忽也

考元至大元年朝差官齋聖旨加封祭祀
先於大德十一年五月宸極集賢院官特進大
司徒太子太傅集賢院使香山集賢大學士資
德大夫趙也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

集賢大學士王顥奏稱唐宋以來累朝加封孔
子今皇帝初登寶位應令衆學士定議奏請有
旨准行六月覆奏定議加封孔子作大成至聖
文宣王其後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制曰闕里
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啟聖人之生
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子之有作集羣聖
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
則契至湯下至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
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

如巨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乎上公之封考妣
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
而不悖於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
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尙篤其慶以相斯
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啟聖王魯國太夫人
顏氏加封啟聖王夫人主者施行蓋禮部官與
翰林集賢太常禮儀官定擬而翰林國史院官
奉勅所撰詞頭也元官氏亦特封大成至聖文
宣王夫人啟聖公之封王衍聖公之給俸皆始

於元而官員到任先詣 聖廟拜謁方許以次

詣神廟亦自大德初年飭著爲令并記於此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說

嘉靖九年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

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立
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太
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
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
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
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天
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
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
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

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未暇歟至我皇祖文
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葢不
忍毀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
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
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
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
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
夫旣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

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
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
不正者焉皆縣綱領一案而百目因之以隳耳今
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
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此前明永陵正祀典說又有正祀典中說皆有
碑立於學宮蓋永陵允張璠之請頒御製之文
然在當年已有陽奉而陰違者爲是爲非存而
不論可也

正祀典申說

嘉靖九年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可有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

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與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

繇是後世武宗假托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章服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聖祖仁皇帝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聞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
代宣其藎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
立言以垂憲此正學之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
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
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
下秉剛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

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
後之人而欲探五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
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
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攜筆
而爲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
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
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
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

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
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羨
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
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彛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
夜勗哉令圖迦源洙泗景躅唐虞載用庭除式觀
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
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
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宮牆萬仞夫子之
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戶部尙書文華殿大

學士

臣

張玉書奉

勅敬書

御製四子贊

顏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

涿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
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
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
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有爲恭慎獨成德
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